

第二章 劉過生平概述

第一節 時代背景

建炎四年（西元1130年），康王趙構將杭州改名為臨安，正式展開偏安的局面，至此宋代歷史翻開了屈辱投降的一頁。宋高宗選擇偏安江南，以對金人稱臣納貢來換取假象的和平，南方的繁榮富庶，安撫了他不安的心，朝野中瀰漫著消極的主和論調，劉過就誕生在這樣一個歷史氛圍中。

劉過一生經歷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寧宗四位君王，見證了主戰派、主和派的勢力消長過程，他的一生經歷，其實也正是南宋動盪歷史的寫照。

一、政治環境

高宗建炎三年（1129）金兀朮率大兵攻陷了鎮江，高宗狼狽出奔，輾轉逃到了杭州。隔年金兵以破竹之勢，又攻陷了杭州，驚魂未定的高宗，又經由海路，倉皇逃到溫州，一直等到金人劫掠已畢，才敢回到杭州，並將杭州改為臨安。

經過金人此番窮追猛打，軟弱的高宗深受打擊，「恐金」的心理從此揮之不去，又害怕徽宗、欽宗如果南返，將危及其帝位的顧慮，如此兩大心結的困擾下，高宗不願再言恢復之事，開始採取「和議以自存」的政策，儘管當時內有良將，軍民同仇敵愾的優勢，仍不顧輿論的橫議，重用了主和派的首領秦檜，來剷除「恢復」的異聲，實現他偏安江南的美夢。高宗在位三十六年中，共任用三位宰相，皆為主和派，其中秦檜專權達二十年之久，結黨營私、剷除異己，朝中忠良被陷害一盡，而最令人扼腕的，莫過於對一代大將岳飛的迫害。紹興十年（西元1140年），岳飛以拐子馬，大敗金人，軍隊已推至朱仙鎮，距汴京僅四十五公里，勝利指日可待，岳飛此時亦以「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爾。」

¹ 的誓言與士兵相約，成功已經在望，沒想到秦檜一番讒言，竟使宋高宗默許他以一天連下十二道金牌的方式，召回指日攻克汴京的岳飛，並於紹興十一年（西元1141年），以「莫須有」的罪名，將其冤殺於大理寺的風波亭中。忠肝義膽、一心為國的良將，卻含憤而死，足見當時高宗的無能及荒謬，而對當時全國咸願北伐，以恢復美好江山的軍民來說，更不啻為一重大的打擊。對比岳飛的英勇，當時南宋將帥之怯敵，《金史》卷七十九〈酈瓊傳〉論之甚詳：

宗弼再伐江南，以瓊素知南方。南方山川險易，招至軍與計事，從容與同列曰：「瓊嘗從大軍南伐，每見元帥國王親臨督戰，矢石交集，而王免胄指揮三軍，意氣自若，用兵制勝，皆與孫吳和，可謂命世雄才矣。至於親冒鋒鏑，進不避難，將士視之，孰敢愛死乎？宜其所向無前，日闢國千里也。江南諸帥，才能不及中人，每當出兵，必身居數百里外，謂之持重。或督召軍旅，易置將校，僅以一介之士，持虛文諭之，謂之調發。制敵決勝，委之偏裨。是以智者解體，愚者喪師。幸一小捷，則露布飛馳，增加俘級，以為己功，斂怨將士；縱或親臨，亦必先遁。而又國政不綱，纔有微功，已加厚賞；或有大罪，乃置而不誅。不即覆亡，已為天幸，何能振起耶！」

以如此的怯懦無能，誠為「不即覆亡，已為天幸」，怎可能有機會重振江山。然而庸才不棄，良將先亡，由此可看出宋高宗不願恢復的心態。這件大事發生在劉過出生前十年，於南宋社會中影響巨大、歷時久遠，劉過亦曾於晚年寫下〈沁園春·題岳鄂王廟〉一詞，表示對此事的看法並歌誦岳飛的忠義。

¹ 脫脫：〈列傳第一二四·岳飛〉，《宋史》卷三六五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11390。

孝宗皇帝登基之初，頗有志恢復中原，他力主抗金，想一戰而雪祖宗之恥。據岳珂《程史》記載：

「隆興初，孝宗銳志復古，容燕安之鳩，躬御鞍馬，已習勞事。仿陶侃運甓之意，時召諸將，擊鞠殿中，雖風雨亦張油鑿，布沙除地。群臣以宗廟之重，不宜乘危，交章進諫，弗聽。」²

雄心壯志的孝宗，即位的第一年後即展開復國的行動。隆興元年（1163），他採用張浚的北伐之議，正式對金人宣戰。但因張浚任人不當，李顯忠、邵宏淵兩人不合，後來反被金兵敗於符離（今江蘇省宿縣北）。符離一戰慘敗，對銳意復興的孝宗，如晴天霹靂，深受打擊的他，接受主和派宰相湯思敬的建議，向金人求和，於隆興二年（1164）簽下了所謂的「隆興和議」。遭此挫敗的孝宗，開始對恢復中原的大業持保留態度，之前的意氣風發已煙消雲散，主和派的勢力再度抬頭，「南宋又恢復了苟且偷安，含垢忍恥，萬馬齊瘡的歷史局面。」³

張浚的符離敗績，導致了屈辱的「隆興和議」，面對如此奇恥大辱，南宋朝廷卻恬不知恥的說這是：「志在好生，寧甘曲己，書幣土地，一一曲從。」⁴，不僅割去大片土地，曲辱求和，還向金稱臣納貢，和平穩重的的論調與苟安行樂之風於是日益得勢。孝宗在位二十七年（1163－1189）間，南宋形成主戰，主和兩派對峙的狀況，當時雖有主和派的一味姑息，但仍有一批志士仁人，不斷上疏，陳奏富國強兵之策，主張對金用兵，表達堅決復國雪恥的決心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，即是辛棄疾和陳亮。

² 岳珂：〈隆興按鞠〉，《程史》卷二，（北京：新華書局，1981年12月），頁15。

³ 陶爾夫、劉敬圻：《南宋詞史》，（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9月），頁130。

⁴ 清畢沅：《續資治通鑑》第一百三十九卷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民國64年）

辛棄疾於乾道元年（1165）及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分別上「美芹十論」及「九議」，分別談論用兵及治國之道，指出中原人民在金人的統治下「怨以深，痛已鉅，而怒已盈」⁵，警告統治者再不抗金，就要遭到人民的反對。陳亮于淳熙五年（1178），有「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」，怒斥當時投降派「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，以南方為可憂，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」的恐敵症，認為「江南不必憂，和議不必守，虜人不足畏」⁶，中原必須也必定能收復，期待孝宗堅持恢復大業。惜當時「因帝將內禪，不報。」未能上達天聽，他並被目為「狂怪」之徒。兩人的激越之言，雖曾使主政者重燃恢復之志，但受困於「靖康之難」及「隆興和議」之恥，孝宗已無復當年的雄心壯志，終未能採納他們的意見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南宋的朝政不斷惡化，當時的情況就如朱熹所言：「民窮財匱，兵惰將驕。外有強暴之夷，內有愁怨之軍民，其他難言之隱，隱於耳目之所不知、思慮之所不接者，近在堂奧之間，而遠在數千里之外，何可勝數。」⁷ 受到辛棄疾和陳亮的感召，劉過也曾叩閭獻策，認為「中原可以一戰而收」，但在當時統治者醉生夢死的情況下，此策亦未產生任何作用，甚至還差一點「血染長安市」，由此亦不難想見愛國志士在當時政治環境下的艱難處境。

二、社會文化

宋太祖開國時，奉行「右文輕武」、厚祿養廉的政策，解除軍將兵權後，便慫恿他們「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，歌兒舞女以終天年」⁸，

⁵ 辛棄疾：〈美芹十論·觀釁〉，《稼軒詩文鈔存》，（台北：長安出版社，民國64年9月），頁8。

⁶ 陳亮：〈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〉，《陳亮集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16。

⁷ 朱熹：〈戊申封事〉，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，（台北：大化書局，民國74年5月），頁179。

⁸ 脫脫：〈石守信傳〉，《宋史》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8810。

於是文武官員安於逸樂，公私宴會頻繁，據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九：

「天下無事，許臣僚擇勝宴飲，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，以致市樓酒肆皆供帳為游息之地。」如此上行下效，世俗的享樂之風隨之興起。南宋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載北宋崇寧（1102—1106）期間，京城開封的繁華景象為：「舉目則青樓畫閣，繡戶珠簾。雕車竟駐於天街，寶馬季馳於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羅結飄香；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，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，……」⁹ 可見宋仁宗時期歌舞昇平的景況。

隆興和議後，宋金之間有了持續四十年之久的和平。這外加若干屈辱條件的「和平」環境，使得南宋朝廷在江南豐富的物產和長江的屏障下，有了喘息的機會。《宋史·食貨志》載：「宋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，猶席東南地產之饒，足以裕國。」¹⁰ 經濟重心的南移，為南宋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，南方戶口持續而迅速的增加，擴大了生產和消費，也提供了商業發展所需的人力，政治中心的南遷，交通運輸的改善，都推動了南宋時期商業的發展，最大的成果即是商稅的收入不斷增加，宋光宗紹熙初（1190後），國庫即有「庫中所儲金八十萬兩，銀一百八十萬兩，而天下庫復儲現緡常五六百萬。」¹¹ 而談鑰《嘉泰吳興志》卷八公廩篇都稅務條亦載：

吳興初以市物之值一萬則稅五百，蓋二十而取一，歲入以二十萬，實為錢二萬貫，今征商五十而取一，歲入則十倍而贏。豈民物之富，商賈之夥，非曩時比乎？¹²

⁹ 孟元老：《東京夢華錄》序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3月），頁4。

¹⁰ 脫脫：〈農田〉，《宋史·食貨志》上一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4156。

¹¹ 清·畢沅《續資治通鑑》卷二十一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民國64年）

¹² 見《宋元地方志叢書》第十一冊，（台北：大化書局，民國69年1月），頁6767。

湖州商稅率由北宋的二十取一降低到南宋的五十取一，可是商稅收入卻反而增加十倍有餘，按北宋西寧十年湖州州城商稅收入已達三萬九千餘貫，但如以二萬貫來計算，則南宋嘉泰（1201－1204）年間，湖州州城商稅收入在二十萬貫以上。由此即可看出當時國庫之盈。

另南宋的「水田之利，富于中原，故水利大興。」¹³ 特別是江浙一帶，農民還栽培出良種水稻，棉花的種植更是普遍，棉紡工業特別發達。造船業更為興旺，句型海船數百人，能存一年的糧食。廣州、泉州、明州是對外的通商港口，與南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已有五十多個，海關收入達二百萬貫，超過北宋二倍多，紙幣逐漸流通，交子和會子日益普遍，臨安極其繁榮，是南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。商業的發達，亦促使城市的興起，以劉過的故鄉廬陵為例，劉辰翁即曾於〈習溪橋記〉如此形容廬陵城內繁榮的景象：

自吾小年，見是橋勝時，為社林洲祠，為官藥肆，為旗亭，歌鍾列妓，長天燈火，飲者爭席，定場設賈，喝道而後能過。¹⁴

可見此時物阜民蕃的景象。當時僅「關上積糧」就有八百餘萬斛，「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，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京、鄆、安、信四郡，畜銀帛百萬計。」在此雄厚的經濟條件支持下，南宋再度走入享樂之風，舉朝侈靡，湖山歌舞，文恬舞嬉。

高宗之時，靖康年間廢置的禮樂制度就已經漸漸恢復，紹興十二年（1142），也就是殺害民族英雄岳飛的第二年，下召開天下樂禁，兩年之後，復置教坊。此禁一開，朝野歌舞燕樂之風遂成燎原之勢，再也無法抑遏。到乾道、淳熙間，以宋孝宗公開奉太上皇（高宗）出宮游賞湖

¹³ 脫脫：《宋史·食貨志》上一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4182。

¹⁴ 劉辰翁：〈習溪橋記〉，《須溪集》卷五，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2年月份不詳），頁19。

山爲標志，南宋歌舞昇平的頽風已與北宋看齊而毫無愧色。文人們的筆下，杭州這個「銷金窩兒」，處處洋溢著「東都（汴京）遺風」。實際上，杭州的宴安享樂，比東都熾盛，據周密《武林舊事》的記載：

杭州每年燈節時，終夕天街鼓吹不絕，都民士女羅綺如雲，蓋無夕不然也。又載：元宵之夜，伶官奏樂，稱念口號，致語，下爲大露台，百藝群工，競呈奇伎。……宮漏既深，始宣放煙火百餘架，於是樂聲四聲，燭影縱橫，而駕始還矣。……翠帘銷幕，絳竹籠紗，遍呈舞對，密擁歌妓。脆管清吭，清聲交奏，戲具粉嬰，鬻歌售藝者，紛然而集。¹⁵

將這類記載與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所述情況稍加對比就不難看出：在偷安一隅的南宋社會，無論是皇家慶典還是民間娛樂，其規模排場，奢侈淫靡之程度，都勝過當年北宋末世。無怪乎淳熙年間杭州士人林升作〈題臨安邸〉一詩譴責道：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？
暖風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！¹⁶

伴隨著這股享樂之風，南宋詞作題材快速開發，其中尤以壽詞的創作達到空前的發展。宋代的壽詞創作中特別發達，尤以南宋爲甚。統計《全宋詞》中，南宋壽詞約為二千五百五十四首，約占宋詞二萬一千零五十五首的八分之一弱，數量可謂龐大。¹⁷南宋的壽詞依題材內容看，主要有壽聖壽官詞，壽親友詞和自壽詞，除了祝賀他人壽考，亦有藉此抒發內心壯志。劉過現存八十六首詞作中，壽詞即佔了八首，而其中的

¹⁵ 周密：〈元夕〉，《武林舊事》卷二，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84年6月），頁8。

¹⁶ 林升：〈題臨安邸〉，《全宋詩》，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，新華發行，1998年12月），頁31542。

¹⁷ 劉尊明：〈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－兼論中國古代壽詞文學的發展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，第3卷第2期，82年。

六首是寫給當時的丞相韓侂胄，詞中除了稱頌韓侂胄的文才武功，更藉此提出勿忘恢復大業的呼籲。

而與詞體發展密不可分的歌妓，在宋代更成了享樂宴飲中不可或缺的要角。宋代的歌妓制度上承唐代，歌妓分爲三類：官妓（包括營妓）、家妓和市井妓。宋代的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侑觴勸酒，在家則蓄養歌女，每逢宴飲，則命其奏樂唱詞，娛賓遣興；另在青樓、酒肆所置之市井妓，是朝廷所認可的，社會輿論亦不以召喚市井妓侍宴爲不名譽之事。歌妓與文人士子關係密切，文士們經常在宴飲酒席上即興填詞，交給她們演唱，成爲宋詞傳播的重要途徑。而文士和歌妓之間也因惺惺相惜，屢見戀情交往，劉過詞中就有七首與歌妓主題相關，其中〈賀新郎·贈娼〉一首，將年老色衰的青樓商女與自己天涯淪落的境遇巧妙結合在一起，纏綿悱惻，動人極深，成爲當時「天下與禁中皆歌之」的名作。

三、地理文化

由於國土的遼闊與交通的限制，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，自古便成爲阻礙南北交流的天然溝壑，而水土山川等自然環境與風俗、民俗及種族、血統等人文環境結合在一起，便構成了這特定的地理文化環境，這一個環境中的文學也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體格風貌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《楚辭》、《詩經》分別代表了詩壇上南北體派的兩個源頭，魏晉南北朝時詩壇又一次南北分流，從而造成「江左工商發越，貴乎清綺；河朔詞意真剛，重乎氣質」¹⁸ 這樣鮮明的南北區別。

況周頤《蕙風詞話》卷三中，即曾論及地理文化對創作的影響：

自六朝以還，文章有南北派之分，乃至書法亦然。姑以詞論，金元之於南宋，時代正同，疆域之不同，人事為之耳。……南宋佳

¹⁸ 李延壽：《北史·文苑傳》，（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77年2月），頁2781。

詞能渾至，金詞佳詞近方剛，宋詞深緻能入骨，如清真夢窗是。金詞清勁能樹骨，如蕭閒、遯庵是。南人得江山之秀，北人以冰霜為清。南或失之綺靡，近於雕文刻漏之技；北或失之荒率，無解深裘大馬之譏。……¹⁹

可見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創作有不容忽視的影響。如南宋女詞人李清照，在北方時受北方山水風土的陶冶，詞作的格調婉秀明朗，有陽剛之氣；南渡後，江南的秀麗山水、複雜地貌、特有景物，激發了她歷經家國變故後的敏感心靈，因之作品呈現含蓄婉轉、悲涼悽愴的風格，即是一例。另與李清照同期的詞人向子諲，其《酒邊詞》也因創作地域不同，而有「江北舊詞」、「江南新詞」之分，可見地域環境對作家風格有決定性的影響。

宋室南渡後，由於偏安江左，僻處東南，山川風景秀麗，因之詞中反映的南方色彩甚為明顯，舉凡南方之景物、地名，氣候，產物，交通，習俗，甚至是方言，均大量的寫入詞中，據王偉勇先生援《全宋詞》加以統計，宋朝十大都市依次為：「一開封，二杭州（臨安），三長安，四洛陽，五蘇州，六廣州，七泉州，八揚州，九明州，十安陽。」詞人喜愛詠誦之十大名勝為：「臨安府西湖、建康府城、平江府垂虹亭與姑蘇臺、鎮江多景樓、嚴州釣臺、太平州蛾眉亭、紹興府鏡湖與蓬萊閣、鄂州南樓與赤壁、岳州岳陽樓與潭州定王臺、隆興府滕王閣與福州西湖。」²⁰ 劉過一生在東南各地浪遊，詞作亦反映了南方的情調，如被譽為「數百年絕作」、「楚中歌者競唱之」的〈唐多令〉（蘆葉滿汀州）一詞，即是登臨在武昌黃鵠磯上的南樓（一名安遠樓）所作，且由詞作中「二十年後重過」，可知他曾不止一次登覽此樓。除了登樓，《龍洲詞》中並有〈謁金門·游西湖〉、〈沁園春〉（柳思花

¹⁹ 況周頤：〈宋金詞不同〉，《蕙風詞話》卷三，見《詞話叢編》頁4456。

²⁰ 以上資料見王偉勇：《南宋詞研究》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76年9月），頁41。

情)等二首遊覽西湖的作品，並有「若是花時，無風無雨，一日須來一百回」的詞句，表現出對西湖勝景的著迷。

《龍洲詞》中並屢見南方各地方言，如〈行香子·同郭季端訪舊不遇〉：「匆匆去得忒煞」，「忒煞」即為吳語方言。〈清平樂·贈妓〉中「一捻兒年紀」，「一捻兒」是江淮官話。另因江南地區地貌複雜，多起伏疊嶂的重巒峻嶺及曲折繚繞的名川大水，為適應地形而發展的交通工具，如舟船、籃輿，亦大量進入詞中，劉過〈沁園春·題黃尚書夫人書壁後〉：「正芹塘雨過，泥融路軟，金蓮自策，小小籃輿。」即見此南方特殊的交通工具「籃輿」。

另宋代節日頗多，一年之中有元旦、立春、上元、寒時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、重陽、除夕等，就士大夫而言，這些歲時宴賞的節日就是他們的假期，宋代官員全年有一百二十四天節假，主要分別來自這些歲時節序。²¹ 這些節日大都隨不同季節在不同的野外進行，如早春踏青，元宵燈會，端午龍舟，重陽登高等。劉過有一首〈沁園春·觀競渡〉，即記錄端午節時的競渡活動，「謾爭標奪勝，魚龍噴薄；呼聲賈勇，地裂山摧。」的熱鬧場景，很真實呈現了豪放詞風外的民間風情。

²¹ 朱瑞熙等：《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》，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8月），頁390—391。

第二節 家世與生平

劉過（1154－1206），字改之，以所居地自號龍洲道人。出身貧寒，少負大志，恆以功名自期，然而「四舉無成，十年不調」，終身未第，以布衣終老。他生於高宗紹興二十四年，主要活動於高宗、光宗、理宗三朝，於寧宗開禧二年（1206）客死江蘇崑山，貧不能葬，靠友人資助，在當地馬鞍山麓安葬。

劉過因一生未能為官，以布衣終老，故《宋史》中未見其傳，另因個性豪放瀟灑，詩詞作品都隨性創作，亡逸散失頗多，而喪失研究其人之第一手資料，甚是可惜。現存劉過事蹟，僅於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、《江西通志》中有簡略記載，及一些筆記小說，如《程史》、《游宦記聞》、《宋人軼事彙編》中有零星的紀錄，然而這些資料不是片段零落，甚而是穿鑿訛誤，難以藉此窺得其一生作為的全貌。

由於資料的欠缺與零落，欲得劉過生平的概括，僅能由此殘缺不全的的片段紀錄為基礎，以其所留下之作品為輔助，如此相互對照，或能勾勒出劉過生平的概略形貌。

一、家世

（一）籍貫：

關於劉過的籍貫，共有四種「襄陽」、「太和」、「泰和」、「廬陵」等四種說法，對這四種持論，胡玉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曾對此提出詳細的分析：

「案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：『劉改之詞一卷，襄陽劉過改之撰』，以過為襄陽人。盧弼《四庫湖北先生遺書札記》云：『按岳珂《程史》〈卷二〉劉改之詩詞一則，廬陵劉改之過，以詩鳴

江西，厄於韋布，放浪荆楚，客食諸侯間，開禧乙丑過京口，余為餉幕瘦吏，因識焉云云』。按岳珂與過交遊，自能悉其里貫，其為廬陵人無疑。又案過〈和劉叔擬詩〉：『草露青原淚，煙波白鷺心。班超歸未得，想見舊家林。』小注：廬陵有青原山、白鷺洲云云，此亦為廬陵人之一證。見《群賢小集》中《龍洲人詩集》，是集亦題『廬陵劉過改之』。其〈襄陽歌〉：『十年著腳走四方，胡不歸來兮襄陽』當為流寓至此，與岳珂『放浪荆楚』之語相合。……」²²

今人張文彥教授於〈劉過的生平與交友〉²³一文中，對以上四說詳細考證，並舉各代資料詳細比對，歸納出：「吉州」與「廬陵」指相同地方，惟朝代不同的稱呼；「泰和」與「太和」意義相同，皆同一地方，指宋時之太和，明時之泰和。²⁴此項爭議經張教授抽絲剝繭的探索，已獲得明確的答案，筆者贊成張教授之說，劉過為廬陵人無誤。

除經由歷史的推衍還原其真相，劉過的詩詞中亦有數項有力的線索，來印證其為廬陵人之說。

- 1、《龍洲集》卷三〈贈鄉人周從龍談命〉：「廬陵儒萬人，頗亦出青紫。老子三不歸，未省鄉里士。暮年罕交遊，僅識子周子。風流屬當行，豈止談天爾。夜從青樓飲，一醉幾欲死。」
- 2、《龍洲集》卷七〈初伏闕上書得旨還鄉上楊守秘書〉其一：「郡大廬陵古，分符得秘郎。息爭民弭事，課最米連樁。水隔蓬山遠，風凝畫戟香。少須官事了，歸去玉為堂。」

²² 胡玉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54年10月），頁1363－1364。

²³ 張文彥：〈劉過的生平與交友〉，《中華文化月刊》，（2001年1月出版，第250期），頁90－124。

²⁴ 張文彥：〈劉過的生平與交友〉，《中華文化月刊》，（2001年1月出版，第250期），頁98。

- 3、《龍洲集》卷十三〈健康獄中上吳居父，時魏廣夫爲秋官〉一文中：「……伏念某廬陵生長，湖海倦游，鼓行之老氣不衰，疾惡之剛腸猶在。……」
- 4、《龍洲集》卷十四〈與許從道書〉：「九月初三日，友生廬陵劉過再拜……」

以上皆出自於劉過親筆之作，四說皆同，劉過爲廬陵人之說當爲可信。

廬陵在宋朝爲一文風鼎盛、人才輩出之地。據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載「廬陵縣」：

「漢置。三國吳改制高陽縣。故城在今江西吉安縣南。隋改石陽爲廬陵，故城在今江西吉安縣東。唐始移今吉安縣治。明清皆爲江西吉安府治。民國改爲吉安縣。境內多佳山水。學士大夫好稱之，宋歐陽修生長於此。」²⁵

廬陵的好山好水，爲此地孕育蕃盛的文風，劉過詩集中亦有「廬陵儒萬人」之句，足見此地文化水準之高。加以宋代大儒歐陽修亦長於斯，更增添此地文化地位的重量，劉過於詩詞中屢屢提及故里之名，除示不忘本之意，亦當有「與有榮焉，藉此宣揚」的成分。

（二）生卒年

劉過的生卒年因正史無考，宋人著述中亦不見記載，甚至其弟劉澥在端平（1234）年間爲其刊刻《龍洲集》時亦未提及，因此僅能由元、明的相關史料來推算。

據《嘉靖崑山縣志》卷二〈冢墓〉載：

²⁵ 臧勵蘇等編：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82年3月），頁1341。

劉龍洲過墓，在馬鞍山東齋，宋嘉定五年縣令潘友文、簿趙希楸葬之於此，元正正祠於東齋僧舍，弘治庚戌知縣楊子器重加封表。

可知嘉定五年（1212）爲其下葬之年。另又據殷奎〈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〉²⁶：

崑山慧聚寺東齋之岡，實故宋劉先生之墓在焉。先生諱過，字改之，廬陵人也。……始故人潘友文尹崑山，先生來客其所，遂娶婦而家焉。既卒，而友文為真州，以私錢三十萬屬其友具凡葬事。值其友死，不克葬。後七年，縣主簿趙希楸乃為買山，卒葬之，太府丞陳振為銘其墓。……

知其卒後七年始葬，故推其卒年應是開禧二年（1206）。

另顧湄所輯《劉龍洲墓詩》中，有明·陳諤〈題劉龍洲易蓮峰二公之墓〉詩云：「改之太初墓，相望玉峰南。同是廬陵士，皆年五十三。……」詩中提及劉過卒年為五十三歲。陳諤生於明永樂（1403—1424）年間，當時劉過的墓、祠俱在，陳諤明確稱其「年五十三」，必是不假。

清代羅振常在《訂補懷賢錄》中，依上述資料，歸納出結論：

考《萬曆崑山志》，稱祠建於宋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即龍洲葬年也。殷奎〈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〉則謂沒後七年始葬，以是推之，其卒當在開禧二年（1206）。又讀陳諤〈題墓〉詩，知龍洲卒年五十三。由開禧二年（1206）上溯五十三年，則龍洲實生於紹興二十四年（1154）甲戌也。

此論公正，推斷有據。今人稱劉過生卒大概皆從此說。

²⁶ 《龍洲集》卷十五附錄三。

(三) 家庭

有關劉過的家庭事蹟記載極少，由於資料的零落與不足，僅能由其遺留創作中尋求線索，並以本人之作品為主，以求實證。考之《龍洲集》中，所得有關家庭的詩詞為：

- 1、卷一〈登昇元閣故基〉：江西豈無家？白沙翠竹泉石幽。小亭茅簷，曝日搔背癢，籬缺牆破手葺修。如以天地為室廬，日月行住，坐臥得自由。不為朱門是，不為白屋羞。
- 2、卷四〈謁江華曾百里〉：父母松楸三世塚，弟兄桑梓百年居。
- 3、卷四〈贈陳時可〉：百年母子相依命，一片忠忱為誰明。
- 4、卷五〈醉中寄王子林〉：離鄉別去天涯淚，上塚淒其寒食心。
- 5、卷七〈初伏闕上書得旨歸里 上楊守秘書〉：訪舊鬢俱白，過家心欲催。
- 6、卷七〈寄周益公〉：心雖懷益國，夢亦畏江西。
- 7、卷七〈贈劉叔擬招山〉：百年為客老，一念愛鄉心。草露青原淚，煙波白鷺心。班超歸未得，愁見舊家林。
- 8、卷七〈題王文叔燕堂〉：仕宦不愜意，有家胡不歸。但存慈母健，日日舞斑衣。
- 9、卷七〈遊古山〉：十年棄墳墓，灑淚一悲吟。
- 10、卷七〈闕景和進納長安相，值西采石，話及家事，因對酌〉：龍洲砂石健，快閱水雲多。
- 11、卷五〈西湖別舍弟潤之〉

12、卷七〈西湖次弟潤之韻〉

13、《龍洲詞》〈天仙子·初赴省別妾三十里頭〉

由以上詩詞加以分析，可勾勒出劉過家庭大概的輪廓如下：

1、江西有舊家。

劉過長於江西，在廬陵龍洲一地有家，風景秀麗，有翠竹泉水圍繞，但房屋狀況為「籬缺牆破」，十分破舊，可推知家境貧寒。

2、父母早逝。

《龍洲集》中，共有五處論及提及父母，但大都與塚墓有關。其中「父」字僅出現一次，且未見緬懷追念或稱頌之語，無法得知其形象，應與父親相處不多。對於母親雖提及二次，但卷四提及「母子相依」，卷七則已過世。故筆者推測，劉過的父母應為早逝，其父更可能在其年齡尚幼時即告別人世，而賴母親養育成人。

3 有一弟澥。

劉過於《龍洲集》卷四中有〈西湖別舍弟潤之〉七律一首，卷七有〈西湖次弟潤之韻〉，為劉過詩詞中唯二提及親人之題。宋端平年間，劉澥為其集刊所存之作，名為《龍洲道人集》。觀劉過兄弟二人之名，可見其父當初命名之意。劉過名過，字改之，有過則改之，而劉澥名澥，字潤之，澥為大水自可潤之。兩人取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《龍洲集》中有兩首詩題目中均見西湖，考劉過生平應是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在長安應舉，並與其弟遊西湖，不幸落第後，決意不返江西，北上荆淮時而作。在〈西湖次弟潤之韻〉一詩中，劉過落第痛苦的心情毫無隱藏的向弟弟傾訴，並且透露了欲投效軍旅的雄心壯志：

幾度歸程入夢間，秋鴻社燕兩為難。
西湖夜半風雨急，交泗一床心膽寒。
落第我為中酒味，園橋子極洗儒酸。
臂弓秣馬長淮去，莫笑狂夫老據鞍。

此後兩人似未再相聚，宋理宗端平年間，劉澥為兄刊刻《龍洲道人集》，自述過程：「予兄改之，晚出每有作，輒伸尺紙以為藁，筆法道縱，隨為好事者所拾，故無鈔集，詩章散漫人間，無從會粹。澥嘗游江浙，涉淮甸，得詩、詞、表、啟、賦、序於所交游中，纔成帙，多為同儕取去，歲月久淹，應酬幾不能給，或以是而獲謗吁。上而李、杜、韓、柳，近而歐、蘇、陳、黃，大篇巨帙，爛如星日，絢如綺組，膏澤流於無窮，於此何足秘哉？用是鋟木，以廣其傳。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，嘗陸續以刻，少有舛闕，不敢輕易竄易，或收善本，能一賜參對，至願。」²⁷ 端平紀元為端平元年（1234），距劉過辭世已近三十年之久，距其下葬亦有二十二年之遙，可見兄弟二人之間聯繫不多，西湖一別後即各奔東西，未能再聚。

4、年輕時，家中應有一妾。

在《龍洲集》卷十一詞集中，有一首〈天仙子〉，題為「初赴省別妾於三十里頭」，詞為：

別酒醺醺容易醉。回過頭來三十里。馬兒只管去如飛，牽一會。
坐一會。斷送殺人山共水。是則青衫終可喜。不道思情拚得未。
雪迷村店酒旗斜，去也是。住也是。煩惱自家煩惱你。

詞中可見兩人之感情，這首小令是僅見於《龍洲集》中的家庭韻事，之後劉過浪跡江湖，此妾下落不可得知。

²⁷ 劉澥：〈《龍洲集》序〉，《四庫全書》，別集第 111 冊。

除去以上由詩詞中所輯之證據，浪跡天涯的劉過，晚年曾在崑山結婚成家，此事見於岳珂《程史》卷二：

廬陵劉改之（過）以詩鳴江西，厄於書布，放浪荆楚，客食諸侯間。開禧乙丑過京口，余為餉幕瘦吏，因識焉云云。……既而別去，如崑山，大姓董氏者愛之，女焉。余未及瓜而聞其訃。²⁸

岳珂於此則中雖詳載其妻為出身當地大姓董氏的大家閨秀，惜並未言及其婚後生活，即聞其死亡之噩耗。對劉過結婚之事，僅以二十字帶過。

《嘉靖崑山縣志》卷十二〈人物·流寓〉，亦載劉過結婚之事：

劉過字改之，號龍洲，廬陵人也。尚氣節，喜飲酒，高視一世，恆以功名自期，長於談兵，為文章豪放英特。……時故人潘友文宰崑山，延致之。過雅志欲航海，因客其所，遂娶婦而家焉。既死，無子。友文與主簿趙希楸共出家買地馬鞍山東葬之。²⁹

以上兩則皆言及劉過結婚之事，可見劉過晚年於崑山結婚之事定當不假。且兩則之紀錄恰好互補不足之處，因此可對劉過的婚姻有大略的認知：娶崑山大姓董氏之女，婚後不久尋卒，無子。

然此二則資料亦見矛盾之處，董氏是崑山當地大姓，經濟狀況必然不差，何以劉過會有卒後無錢下葬，而於七年之後（後文中將再次提及）方賴潘友文與趙希楸共出款買地才得入土為安的窘境？且劉過當時既是得到董氏賞識而得以娶其女為妻，翁婿之間理應十分投契才是，豈會於女婿亡故之時，未予任何援助？此皆費人疑猜之處。

²⁸ 岳珂：〈劉改之詩詞〉，《程史》卷二，（北京：新華書局，1981年12月），頁15。

²⁹ 明·周世昌：《重修崑山縣志》卷二，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3年3月），頁490。

二、生平

劉過五十三年的生命中，「力主抗金、志切恢復」的報國大業是其一生努力奮鬥的目標。他一生的思想和遭遇皆與此志業有關，只是「屢遭挫敗」成爲這過程中一貫不變的安排和結局。

（一）、屢試不第

劉過早年生活的資料極少，對其二十歲前的經歷不得而知，洪邁《夷堅志》卷十八〈劉改之教授〉條，爲可見早年生活的唯一紀錄，此則恰巧與科舉有關：

劉過，字改之，襄陽人，……，淳熙甲午，預秋薦，將赴省試，……果擢第。調荊門教授以歸，……予案：劉當在詹駉榜中，而登科記不載。³⁰

這是劉過一生中僅有爲官之紀錄，此與前文提及之〈天仙子·初赴省別妾於三十里頭〉一詞相配合。所謂「教授」爲「州儒學學正」，屬正八品官，是「州教授」的簡稱。³¹ 這是負責管理學政的官，負責爲公牘往返的雜瑣事務，這和劉過「以身許國」的志向是大相逕庭的。且此時劉過爲二十一歲（淳熙甲午即孝宗淳熙元年，西元1174年），正是身強體健、豪情滿懷的時期，面對如此與志趣嚴重衝突的職位，當然無意戀棧，故《龍洲集》中未曾有此經歷的相關紀錄，任職時間長短亦不得而知。

劉過曾於《龍洲集》卷十二〈與許從道書〉中，提及其曾在潭洲（今湘潭）隨戴溪求學，雖未得其真傳，但在湖南獲得參加禮部大試的

³⁰ 洪邁：〈劉改之教授〉，《夷堅志》卷十八，（台北：明文書局，民國71年4月），頁2183。

³¹ 黃本驥：《歷代職官表》，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民國72年11月），頁259。

資格。³² 劉過曾在〈沁園春·盧蒲江席上，時有新第宗室〉一詞中提及「四舉無成」，可知其一生參加過四次科舉考試，可信的三次分別是：

- 1、 淳熙十一年（西元 1184 年），在臨安應舉。
- 2、 淳熙十四年（西元 1187 年），臨安應舉。
- 3、 紹熙三年（西元 1192 年），試牒四明（又稱明州，今浙江寧波。）

如再加上淳熙甲午（1174）年這次，劉過共耗費近二十年的光陰在應考上，四次均落榜。一心想透過科舉實現理想的他，心中的鬱悶及不滿可想而知，尤其在他看見一些無真才實學之人，「句讀猶未通，把筆為文章，模擬竄竊，粗曉聲病，即取高第」³³，更讓他的自信受到嚴重的摧殘，落第的悲哀與時不我與的不滿，交織在《龍洲集》中，成為一明顯的主題。藉著詩詞，劉過得以宣洩其悲傷鬱悶的心情。《龍洲集》中存有大量批評科舉制度和慨歎科舉無成的詩句，並屢見由於對科舉的失望而發欲投筆報戎之念，可見他對科舉愛恨交織的情緒。

另值得注意的，劉過一生結交的朋友，大部分皆為科舉出身。就連他於淳熙三年（西元 1192 年）方結識，一生引為知己的陳亮，在長年落魄後，亦於紹熙四年（西元 1193 年）由光宗親擢為進士第一名，隔年任建康軍節度判公廳公事，惜未到任即亡。雖未能因功名而有所作為，但死前終於一償宿願。反觀劉過一生孜孜矻矻、鏗而不捨，貢獻數十年最寶貴的青春努力追求，最後仍落得一場空。對兩人不同之際遇，劉過有一極動人肺腑的感嘆，見於他為陳亮〈贈劉改之〉詩所作的跋：

故人陳同父，未魁天下時，與余皆落魄不振。一日，醉於澹然樓上，作此詩，相與勞苦。明年，同父唱天下為多士第一。嗚呼！

³² 華岩：〈劉過生平事蹟繫年考證〉，《文學遺產增刊》第十七輯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9月），頁214。

³³ 〈與許從道書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十四。

同父死又幾年，而劉子尚為書生，每頌此詩，幽明之間，負此良友。³⁴

字裏行間，充滿了一片無奈和心酸。及今讀之，仍讓人為其多舛之命運慨歎再三。

（二）、四海壯遊

劉過參與科舉考試的目的，是爲了抗金報國。他曾說「科舉未為暮年計，窮途不忍向人言。男兒慷慨頭當斷，未有人施可報恩」³⁵，把功名視爲理想實現的憑藉。然而一再落第的打擊，使他不願再皓首窮經作科舉制度下的犧牲品，而萌生從軍的念頭，這似乎亦是較迅速且合乎其志趣的方式。他曾感慨說：「兒時鼓篋走京國，漸老一第猶未叨。自嗟賦命如紙薄，始信從軍古云樂。」³⁶

劉過徹底從科舉制度中醒悟，取而代之的是心中奔放不已，不可抑遏的豪情壯志，此時的他，雄心萬丈的認爲：

何不夜投將軍扉，勸上征伐鞭四陲。

滄海可鎮山可移，男兒志氣當如斯。

安能生死困毛錐，八韻作賦五字詩。³⁷

句中透露欲上陣殺敵的豪情。但是劉過畢竟已將最寶貴的青春歲月貢獻給科舉，而且又是個讀書寫詩的文人，人到中年的他，終究還是沒能當成兵。然而，他卻興起了另一念頭，決定遍遊宋、金邊區各地，拜謁各路官長，期能獲得賞識，藉此一遂胸中的宏圖：

³⁴ <陳狀元同父詩>跋，《龍洲集》卷十五附錄。

³⁵ <寄程鵬飛>，《龍洲集》卷五。

³⁶ <盱眙行>，《龍洲集》卷一。

³⁷ 同上注。

丈夫生有四方志，東欲入海西入秦。

安能齷齪守一隅，白頭章句浙與閩。³⁸

滿懷激情的他，從而展開壯遊的旅程。「十年著腳走四方」的他，遊遍江西、浙江、江蘇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各地，此番遊歷，除爲一開眼界，飽覽山河之美，重要的動機更是藉此觀察地形，爲抗金提供建議。「少而桑蓬，有志四方，東上會稽，南窺衡湘，西登岷峨之巔，北遊爛漫乎荊襄。」³⁹ 這次壯遊的動機是建立在增廣見聞及實地勘察的基礎上，否則如此不辭辛勞的南北奔波，如果沒有一個強烈的動機和信念支持，勢必很難完成。

他並特地到重要古戰場憑弔，「我昔南遊武昌夏口之山川，赤壁吊古齊安邊。又嘗北抵鶴唳風聲地，八公山前望淝水。」⁴⁰ 透過對戰地的實地走訪，能對歷史興亡，有更深刻的體會，來作爲抗金作戰時的重要參考。

他浪遊的行蹤，透過《龍洲集》中的詩詞，約可勾勒出一大概：

我將四海行將遍，東歷蘇杭西漢沔。⁴¹

東遊吳會三千里，西入成都一萬山。⁴²

東上會稽，南窺衡湘，西登岷峨之巔，北遊爛漫乎荊襄。⁴³

萬里湖南，江山歷歷，皆吾舊遊。（〈沁園春·送王汝良〉）

他先是南下東陽、天台、明州，北上無錫、姑蘇、金陵，後又從金

³⁸ 〈多景樓醉歌〉，《龍洲集》卷一。

³⁹ 〈獨醒賦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十。

⁴⁰ 〈艤舟采石〉，《龍洲集》卷一。

⁴¹ 〈題潤洲多景樓〉，《龍洲集》卷二。

⁴² 〈謁淮西帥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四。

⁴³ 〈獨醒賦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十。

陵溯江西上，往采石、池州、九江、南昌，直到當時南宋的前線重鎮襄陽，顯然他的行蹤遍佈吳、蜀、荆、楚，這些地區實為南宋版圖的概略，換言之，他的足跡是遍及全國各地的。劉過年輕時壯遊，雖藉此結識不少達官貴人，但未能獲得重用，四處奔波成為其後來生活的主要型態，雖未能一遂其抗金平虜之志，不過行萬里路，亦使得他「氣益壯、詩益振、文益古」⁴⁴了。

（三）、叩閭獻策

孝宗淳熙十五年（1181），陳亮上〈戊申上孝宗皇帝疏〉，力主恢復中原，這年劉過三十五歲。這件事給了劉過很大的影響，劉過因此也叩閭上恢復之策，對當時的局勢提出「中原可一戰而收」的諫言，此事見於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：「又屢陳恢復大計，謂中原可不戰而取。」《龍洲集》中，亦留下對此事的紀錄：

- 1、卷二〈憶鄂渚〉：書生豈無一策奇，叩閭擊鼓天不知。
- 2、卷三〈謁郭馬帥〉：雖然平戎策，終鬱未得施。
- 3、卷四〈壽韓平原〉：強國斷無踰此策。
- 4、卷六〈六合道中〉：十年曾記來此游，有策中原一戰收。
- 5、卷九〈蘄州道中〉：胸中自有平邊策，路入蘄州冷不知。

劉過此策的詳細內容今已不得而知，但從他屢屢提及這平戎定邊的奇策，可知其中心思想即是力主恢復。可惜他與辛棄疾、陳亮一樣未見受用，此策亦亡逸不存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載元人楊維禎〈弔劉龍洲墓詩〉：「讀君舊日伏闕疏，喚起開禧無限愁。」可知此策應是元代之後佚失，甚是可惜。

⁴⁴ 許從道：〈東陽遊戲序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十五附錄。

（四）、伏闕上書

劉過生命中，最轟轟烈烈的事蹟應非此事莫屬。而關於光宗和孝宗之間的紛爭，「左右小人間諜之罪」⁴⁵ 應是問題根本的所在。

淳熙十六年（1192），宋高宗崩殂，事親極孝的孝宗哀毀逾恆，欲力行三年之喪，無心處理國家大事，於是詔皇太子參與決策，恰巧金世宗於大定二十九年（淳熙十六年）正月二日崩，太孫章宗繼位。「孝宗以一位六十幾歲的老人，不願向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稱臣，乃於同年二月二日舉行內禪，傳位於其子光宗，退居重華宮，號太上皇。」⁴⁶

接下重責大任的光宗，本該極思作為才是，不料，孝宗為宋室的考量，卻是錯誤的開始，最大的原因即是宦官圍繞，后妃亂政，導致後來國事凋蟻，使得紹熙一朝成為南宋中最不堪也最讓人不齒的一段歷史。引發這段紛亂的最關鍵人物即是光宗之妻李皇后。整體事件可由《齊東野語》一窺究竟：

紹熙二年辛亥，十一月壬申，光宗初祀園丘。先是，貴妃黃氏有寵，慈禧李氏妒之。至是，上宿齋宮，乘間殺之，以暴卒聞，上不勝駭憤。及行禮，值大風雨，黃壇燈燭盡滅，不成禮而罷。上以為獲罪於天，且憚壽皇譴怒，憂懼不寧，遂得心疾，歸臥青城殿。壽皇知其事，輕輿徑至幄殿，欲慰勉之。值上寐，戒左右使勿言，既寤，小皇門奏壽皇在此，上矍然驚起，下榻叩頭請罪。壽皇再三開諭，終不瘳。自是喜怒不常，不復視朝矣。⁴⁷

黃貴妃的被殺，陰錯陽差的導致了宋光宗的心疾，也成為光宗孝宗不合

⁴⁵ 清·畢沅：〈宋光宗紹熙三年〉，《續資治通鑑》第一百五十二卷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頁4089。

⁴⁶ 〈宋孝宗及其時代〉，《宋史研究集》第十輯：（國立編譯館，台灣，民國67年3月印），頁292。

⁴⁷ 周密：〈紹熙內禪〉，《齊東野語》卷三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1月），頁37。

的導火線，這件事即是由李皇后一手主導。她的妒心之重，心腸之狠，除了黃貴妃一事，更曾因光宗喜愛一宮女白嫩之手，而將其手砍下，裝於食物盒中送給光宗。⁴⁸ 在光宗病情加重，不能上朝之際，獨攬朝政，意氣決斷，並且離間光宗孝宗父子，「后退，持嘉王泣訴於帝，謂壽皇有廢立意」⁴⁹，使得宋光宗不去朝拜壽皇，甚而在紹熙四年重陽節後，拗不過百官請求的光宗將啓程向孝宗請安之際，橫加阻攔：

帝出至御屏，李后挽留曰：「天寒，官家且飲酒。」百僚、侍衛相顧莫敢言。⁵⁰

其驕橫陰險，無視滿朝文武百官的忠心赤忱，亦使得全民期盼已久的和樂場景又告破滅。甚至後來孝宗生病，光宗亦稱疾不去問候，不僅未能克盡為人子女之道，導致全國人民群情激憤，朝野之士紛紛上書，國政一片紛亂。將「忠孝」二字視爲一生服膺信念的劉過，在此後宮亂政之時，不願置身度外，雖無官職，他仍挺身而出，叩闈上書，期能力挽狂瀾，以一介布衣的身分，頭戴黑帽，身著白袍，手擎上書，至麗正門前長跪痛哭，籲請光宗至重華宮探視孝宗之病，以盡人子之道，並安天下民心：

「即壽皇疾甚，留正請上侍疾，挽裾隨至福寧殿，泣而出。繼而宰執以所請不從，乞出。光宗傳旨，令宰執盡出，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。知閣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，於是宰執入，各還第。復請過宮，許之。至期，過午，有旨放仗。當事時，諸公引裾痛哭，朝示日相聚於道宮佛寺集議，百司皂隸，造謗偽傳，學舍草茅，爭相伏闕。劉過改之一書，至有「生靈塗炭，社稷丘墟」之

⁴⁸ 清·畢沅：〈宋光宗紹熙二年〉，《續資治通鑑》第一百五十二卷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民國64年），頁4079。

⁴⁹ 清·畢沅：〈宋光宗紹熙二年〉，《續資治通鑑》第一百五十二卷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民國64年），頁4079。

⁵⁰ 清·畢沅：〈宋光宗紹熙四年〉，《續資治通鑑》第一百五十三卷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民國64年），頁4098。

語。且有詩云：『從教血染長安市，一枕清風臥釣磯。』紛紛擾擾，無所不至。」⁵¹

劉過的叩閭上書，在當時可謂聲動朝野，而他的義行，除與己身性格有關，另一重大原因，即是受了當時有志之士的啓發，其中一人即是同爲布衣，出身錢塘的余古。余古於光宗紹熙二年（1191）上書，事見於《續資治通鑑》卷一百五十二，內容懇切，字字出自肺腑，實爲當時天下關注國家命運人民共同的心聲，特錄於下：

辛卯，布衣錢塘余古上書曰：「陛下即位以來，星已再周，當思付託之重，朝夕求治為急。間者側聞宴遊無度，聲樂無絕，晝日不足，繼之以夜，宮女進獻不時，伶人出入無節，宦官侵奪權政，隨加寵賜，或至超遷。內外宮殿，已歷三朝，何陋之有，希用更建樓臺接於雲漢，月榭風亭，不輟興作！深為陛下不取也。甚者奏蕃部樂，習齊郎舞，乃使倖臣、嬖妾，雜以優人，聚之數十，飾怪巾，拖異服，備極醜惡，以致戲笑，至亡謂也。自古宦官敗國，備載方冊。臣觀宦官之盛，莫如方今，上而三省，下而百司，接在此曹號令之下。蓋自副將以致殿步帥，各為高價，不問勞績、過犯，驍勇、怯弱，但如價納賄，則特旨專除。故將帥皆貪刻，軍事不無飢寒，兵器朽鈍，士馬羸瘠，未嘗過而問焉。設有緩急，計將安出！良由公卿持祿保位，備員全身，如漢之石慶，唐之蘇味道，滿朝皆是小人，求海內不盜賊，民生不塗炭，日月不食，水旱不作，其可得乎！臣願陛下以漢文帝為法，唐莊宗為戒，問安視膳之餘，宮廷燕閒，講讀經史，無為南面，或鼓琴、投壺、習射以頤養神性，享名教不窮之樂，固嵩岳無涯之壽，豈不休哉！」

⁵¹ 周密：〈紹熙內禪〉，《齊東野語》卷三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1月），頁38。

帝覽書震怒。始擬編管，言者救之，乃送筠州學聽讀。⁵²

余古上書，雖落得送往筠州聽讀的下場，不過在當時贏得一片敬重之譽。他亦為劉過提供了重要的鼓勵與示範，揭示他報國的另一個方式。劉過對他心儀不已，除盡力與之結識，並寫下〈余太古嘗叩闈上書，有名天下，甚敬之，相會於姑蘇。將歸洞庭讀書，賦詩以壯其行〉的五言古詩一首，表達心中的敬佩：

人樹俱不堪，歲月駒隙過。老懷淚如洗，欲唱誰當和。
洛陽今少年，弊事勞力破。精神經百鍊，鋒銳堅不挫。
逃名緇帷日，歌席快一坐。氣焰九霄虹，磊落萬玉貨。
平生床上下，樓輒讓子臥。諸公吮疽爾，不去良可唾。
洞庭清風熟，肄業情勿惰。有詩寄來者，工拙吾能課。⁵³

劉過於紹熙五年甲寅（1194）春，上書。這年他四十一歲。由《龍洲集》中得知，劉過的上書，並未產生作用，他和余古一樣，亦是得到遠離京城的命令，當時情況危急，甚有殺身之禍，劉過晚年憶及此事，仍不免心有餘忌：

憶昨痛哭麗正門，白袍黑帽如遊魂。

中書堂留草莽疏，不賜誅戮光宗恩。⁵⁴

光宗不殺已是無上的恩澤，對於此事，他曾留下兩首詩紀錄心中的感想：

〈初伏闕上書得旨歸里，上楊守秘書〉⁵⁵

⁵² 清·畢沅：〈宋光宗紹熙二年〉，《續資治通鑑》第一百五十二卷，（台北：文光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頁3498 - 3499。

⁵³ 《龍洲集》卷三，五言古詩。

⁵⁴ 〈呈陳總領〉（其四），《龍洲集》卷二。

⁵⁵ 《龍洲集》卷七，五言律詩

其一

郡大廬陵古，分符得秘郎。
息爭民彌事，課最米連檣。
水隔蓬山遠，風凝畫戟香。
少須官事了，歸去玉為堂。

其二

百計歸無策，誰知禍有胎。
江河周顛泣，城郭令威來。
訪舊鬚俱白，過家心欲摧。
故鄉非不好，不是錦衣回。

詩中對自己不能功成名就，衣錦還鄉，反而橫遭災禍，落魄歸里的遭遇慨歎不已，一片忠心，卻得到如此結果，心中的悲哀，豈是「心欲摧」三字所能道盡？不過劉過此番義行，雖未能改變局勢，但他「叩閭上書，請光宗過宮，辭意懇婉，聲重一時」⁵⁶，在當時「頗得抗直聲」，雖未能立功，亦為其慷慨激烈之一生留下光榮的見證。

（五）、身預北伐

離開科場後，劉過浪跡江湖，走投無路的他，常是一身破帽蹇驢，到處拜訪故友或寄身達官貴人門下為食客。然而寄人籬下的滋味畢竟不好受，「自慚非友亦非師」，但是「徹骨貧」現實的壓力逼得他不得不低頭，如此尷尬的際遇，使得他偶爾亦起頹喪之悲，想要以「人生行樂，且須痛飲莫辭杯」的消極態度生活。不過這僅是其困厄時的消極想法，大部分的時間，他仍是壯心不滅，豪氣未除。

相當諷刺的，劉過壯年時一心想投身軍旅的心願，到了晚年竟然兌

⁵⁶ 《兩宋名賢小集》卷三二五，《四庫珍本六集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出版年不詳），頁一至二。

現。他親身參與開禧北伐，投身於陳孝慶麾下，此事見於《龍洲集》卷一中，有〈呈陳總領五首〉為證。《續資治通鑑》一百五十七卷中，有陳孝慶五月攻克虹縣的紀錄，而後皇甫斌攻唐州受挫，情勢因此逆轉，北伐軍事行動開始潰敗。劉過應於此時離開軍隊，或許是親身參與征戰後，認清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，劉過有了「欲擊單于知力倦，歸來且理舊詩囊」⁵⁷的感嘆，他可能因此興起歸隱之志。他曾於寫給徐竹隱的詩中透露：

潦倒傍門羞騎馬，倦遊老欲寄崑山。
留將造請囁嚅口，慷慨狂歌泉石間。⁵⁸

詩中明確提及崑山一地，可見他心中早有到崑山的念頭。

（六）、老死崑山

據《江西通志》卷一四六載：

劉過……晚年欲航海，抵崑山，友人潘友文留之，尋卒。⁵⁹

劉過抵崑山，結婚成家到過世，時間短促。此事亦見於岳珂《程史》，可證。

劉過一生命運坎坷，屢試未第，江湖漂泊，生活落魄，最後窮死異鄉，遭遇十分淒慘。但對如此困頓的際遇，《龍洲集》中一貫不變的愛國豪情，就更顯得更加彌足珍貴了。

⁵⁷ 〈寄潘文叔〉，《龍洲集》卷五。

⁵⁸ 〈官舍阻雨呈徐判部·其四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八。

⁵⁹ 清·于成龍等修，杜果等纂：《江西通志》：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民國78年6月），頁3166。

第三節 交遊

劉過困厄的一生中，朋友稱得上最大的支柱。不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，他們都提供了劉過最堅定的支持，儘管他未曾因朋友的幫助獲得擔任官職的機會。

劉過爲人慷慨任俠，曾以「詩俠」聞名於江湖。他喜交游，好友朋，和那些志趣相投、理想一致的愛國志士更是交情彌篤，莫逆於心。劉過生平往來的朋友眾多，檢視《龍洲集》中劉過有提及姓名的朋友就有一百二十二位，爲清楚呈現劉過生命的型態，茲將其歸納成下列數種不同類型，並舉交情較深者論之，以期能藉由掌握他們的身分地位，了解他們對劉過一生造成的影響。

一、達官公卿

因爲強烈的報國心志，劉過曾盡力接近權臣公卿，並與當時宰相有過交集，《四庫全書》中曾說他「身預南園之宴」，原因即和他與周必大及韓侂胄兩位權相之間的交往有關：

- (一)、周必大：「字子充，一字洪道，號省齋居士。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紹興二十一年進士。孝宗時除起居郎，應詔上十事，皆切時弊。權給事中，繳駁不避權倖，曾積、龍大淵得幸，並遷知閣門事。必大不書黃，旬日申前命，格不行，遂請祠去。後除秘書少監，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，必大不具草，予宮觀。後拜右丞相，封益國公。光宗問當世急務，奏用人求言二事。寧宗即位，求直言，奏四事。慶元初以少傅致仕，晚號平園老叟，嘉泰四年（1204）卒，年七十九歲。著書八

十一種，有文忠公集二百卷。」⁶⁰

周必大於《宋史》中，是一識見卓越，言之有物，並能拔舉賢才的良臣。他曾任左、右丞相，頗得孝宗、光宗的器重。在小人當道之際，仍然耿介不阿，可見亦為忠義之士。周必大與劉過同是廬陵人，有了這份同鄉的情誼，又身居廟堂，對劉過來說，是恢復宋室最可靠的人選。因之《龍洲集》中，劉過上書最多的，即是周必大。他一共為周必大寫了十首的壽詩，及詩作四首。⁶¹

《兩宋名賢小集》中，有一段關於劉過與周必大的紀錄：

劉過字改之，泰和人，自號龍洲道人。宋南渡後，以詩俠名湖海間。陳亮、陸游、辛棄疾世稱人豪，皆折氣岸與之交。宰相周必大聞其名，欲客之門下，不就。

以劉過一心想晉身仕途、為國效力的態度來看，「不就」的表現令人不解。據《宋史》所載，周必大於淳熙十四（1187）年二月任右丞相，十五年封濟國公，十六年正月拜左丞相，三月拜少保，封益國公。五月被何澹彈劾落職，初知潭州，擔任益國公僅二個月的時間。劉過有〈慶周益公新府〉、〈辭周益公〉兩首七律，其中〈辭周益公〉一詩云：

一曲歸歎浩浩歌，世間無地不風波。
人從貧賤識者少，事向艱難省處多。
紫塞將軍秋配印，玉堂學士夜鳴珂。
太平宰相不收拾，老死山林無奈何。

詩中對周必大未能積極北伐、收拾故土的行爲深表不滿，這或許是不客

⁶⁰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1468。

⁶¹ 《龍洲集》卷八〈上益公壽〉十絕，及卷四〈慶周益公新府〉、〈辭周益公〉兩首七律，卷七〈上周少保〉、〈其二〉二首五律等四首。

其門下的主因。

(二)、韓侂胄：「字節夫，安陽（今山東曹縣東）人。魏忠獻王琦曾孫也。以蔭入官，爲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。孝宗崩，光宗疾不能執喪，趙汝愚議定策立寧宗，請聖憲吳太后垂簾，因侂胄以入白。及寧宗立，遂以傳導詔旨見，幸時弄威福。侂胄自以預定策功而不賞不厚，怨汝愚，諷其黨核去之，朱熹、彭龜年等皆以言侂胄得罪，多至數十人。侂胄復設僞學爲目，請下詔嚴禁，一時善類悉罹黨禍，史稱慶元黨禁。或勸侂胄立功名以自固，於是恢復之議興，侂胄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，封平原郡王，序班在丞相上，總三省印，一時群小阿附，勢焰薰灼，乘輿服飾，僭妄無軌。已而師潰敗，侂胄懼，使北請和，金人以縛送首議用兵之臣爲言。自開禧用兵以還，民不聊生，公私力屈，中外憂懼，三年十一月楊皇后乃用史彌遠議誅侂胄，斬其首，函以遺金人約和，年五十六。」⁶²

韓侂胄在寧宗一朝爲相十四年，「威行宮省，權震宇內」，並且主導了「開禧北伐」，爲復國大業做過最大的努力。但他下場極慘，除被史彌遠於上朝途中狙殺，首級並被割下作爲宋朝與金談和的禮物，身後亦因對朱熹等理學家的迫害，在《宋史》中被打入了奸臣一流，在宋代歷史中可說是一個爭議性極高的人物。

劉過與韓侂胄之間交集頗多，《龍洲集》中亦留下不少他爲韓侂胄所寫的壽詞，如《沁園春》（玉帶金魚）、《滿江紅》（霜樹啼鴉）、《水龍吟》（慶流閱古無窮）、《賀新郎》（倦舞輪袍後）、《西江

⁶²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五冊，（台灣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4173。

月》（堂上謀臣尊姐）、《清平樂》（新來塞北）等六首⁶³，在詞中他頌韓侂胄為「擎天柱石」，將他比作周公、召公、伊尹、呂尚，並推崇韓侂胄當權十年，整頓了乾坤。雖有此詞乃替辛棄疾所作之說，但由內容可見劉過對韓侂胄的高度崇敬。劉過和辛棄疾、陸游一樣，對韓侂胄的北伐主張，堅決支持，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受到韓侂胄的重視和任用。

至於韓侂胄於開禧北伐時，曾有意以劉過出使金國之傳說，事蹟如下：

韓侂胄欲遣使議和，廬陵布衣劉過，任俠能辨，時尚留崑山妻舍，韓頗聞其名，諭錢參政象祖諷崑山令羈縻劉，勿使去。令輕於奉行，遂親持圓狀見劉，目之以奉使，別設供張精舍以奉之。劉素好揮霍，喜不勝，竭奩資以結譽。後朝廷用方、王，崑山小官不敢復叩，賤劉，賓客盡落，鬱鬱以終⁶⁴。

和戎使者失辭，詔用先生，辭以疾。故其有諸己者，皆無所施為，而卒以窮死。⁶⁵

二說雖對劉過出使金國之事言之鑿鑿，但考諸正史卻未有紀錄，大陸學者華岩先生於〈劉過生平事蹟繫年考證〉一文，對此事考之甚詳，也對紀昀：「韓侂胄嘗欲官之，使金國，而輕率漏言，卒以窮死。」⁶⁶之說提出反駁，歸納其意見，他認為：

1、劉過在北伐之前便側身南園之宴，韓氏不唯「早聞其名」，應是早

⁶³ 此說以馬興榮《龍洲集校箋》為準，後文中論及壽詞分類，亦秉此則。

⁶⁴ 葉紹翁：《四朝聞見錄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2月），頁76。

⁶⁵ 殷奎：〈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〉，《龍洲詞校箋》附錄一，頁95。

⁶⁶ 紀昀：《四庫全書·龍洲集提要》，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2月），頁1。

見其面。

- 2、《四朝聞見錄》所說的「方、王」，乃方信儒、王聃，但兩人出使金國是開禧三年（1207）四月之事（事見《宋史·寧宗紀二》及卷三百九十五〈方信儒、王聃傳〉），此時劉過已不在人世，怎會「鬱鬱以終」呢？
- 3、中國古代兩國交往，絕無以布衣作為正式使者的例子，劉過尚未加官，不可能去作使者。

如果劉過曾有如此絕佳機會為國效力，以其一生「戮力為國」的堅定態度來看，必將積極奮進，雖赴湯蹈火，在所不惜，怎會以「辭以疾」如此薄弱的理由來推託呢？且遇如此殊榮，以劉過寫作習慣來看，必當留下相關詩詞紀錄心情，即算本身無作，身旁友人亦當論及此事，畢竟以布衣身分出使和戎，是何等榮耀之至！而《四庫全書》中則是將劉過刻畫成一未能達成君命，並且「輕率漏言」的輕佻無能使者形象，大有韓侂胄識人不清之意。這些說法多未見諸正史，筆者同意華岩先生之分析，劉過晚年出使金國之說，應是其不平凡一生中，一段穿鑿附會的軼聞。

二、將領

《龍洲集》中，有不少的詩詞作品與當時的將領有關，「力主抗金」既是劉過一生不變的志願，雄才大略，擁兵千萬的大將，更是劉過心中恢復宋室最直接的人選。因此，雖是一介布衣，他仍盡力接近這些將領，並與他們之間有一定程度的交情。

- （一）、郭杲：「字子明。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知襄陽。慶元四年改知揚州，移利州西路安撫使

知興州，仕至殿前都指揮使。⁶⁷ 宋史中並無個人列傳，但事蹟見於「命殿帥郭杲夜分兵衛南北內。」⁶⁸

郭杲雖在宋史中無傳，但他官位不低，曾參與策立寧宗的行動，當時擔任殿前都指揮使。劉過有〈沁園春·禦閱還，上郭殿帥〉、〈行香子·同郭季端訪舊不遇〉二首詞，其中〈沁園春〉一首，寫於御皇大閱禁軍之後，詞中對郭杲高度評價，認其有如周亞夫般的豪邁勇猛，詞中對嚴整肅穆的盛大軍容巧妙刻畫，並寄託深切的恢復期望。整首詞氣勢磅礴，是《龍洲詞》中的代表作，歷來評價極高，如陳廷焯：「二帝蒙塵，偷安南渡，苟有人心者，未有不拔劍斫地也。南渡後詞如……劉改之〈沁園春·上郭殿帥〉云：威撼邊城，氣吞胡虜，慘淡塵沙飛北風。中興事，看君王神武，駕馭英雄。……皆慷慨激烈，髮欲上指，詞境雖不高，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。」⁶⁹ 足見此詞之地位。

劉過與郭杲之間交情頗深，曾陪他一起尋訪舊友，事見〈行香子·同郭季端訪舊不遇〉一詞，亦曾同遊風山寺探桃李，並寫下〈同郭殿帥遊風山寺探桃李〉一詩，足見兩人並非泛泛之交。劉過對郭杲誠心欽慕，在卷二〈郭帥遺蕨羹〉的七言古詩中，對其餽贈之紫蕨江西羹的美味滋味感動不已，甚至認為連封萬戶侯都比不上，而表示「此生只願吃此羹，坐看將軍勛業成」，表達了將永遠追隨之意。卷三〈謁郭馬帥〉一詩，更被視為是《龍洲集》中自明心志的代表作，在這首五言古詩中，劉過以三十二組長句，共三百二十字的大手筆，對郭杲詳述一生的際遇：

千金買駿馬，百金市蛾眉。長安酒家樓，揮洒驚人詩。

⁶⁷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2113。

⁶⁸ 脫脫：〈本紀第三十七·寧宗一〉，《宋史》卷三十七，（台灣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714。

⁶⁹ 陳廷焯：〈南渡後詞〉，《白雨齋詞話》卷六，《詞話叢編》第四冊，（唐圭璋編，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7年），頁3914。

天子不得臣，公卿氣吞之。俯視兒女輩，自詭男子奇。
誰知金陵都，五年重來茲。黑貂日以敝，塵埃鬢成絲。
故人風雨散，知己今為誰？郭侯山西英，而有熊豹姿。
巍巍西忠廟，喬木人所思。垂芳到雲初，大將奕世為。
兄弟各三衙，父子步武隨。萬戶侯冠軍，金印何纍纍。
雖然平戎策，終鬱未得施。方今羣寇擾，似覺敵運衰。
達靺軍其西，會以黠古斯。犬牙互相錯，干戈極猖獗。
盜賊蝟毛起，斂民極刀錐。父老思漢官，壺漿俟王師。
吾君自神武，妙算出籌帷。收攬天下才，尺寸不可遺。
機會一日來，恢復此其時。況如郭侯者，禮賢正謙卑。
使之會雲龍，列城歸指麾。安知古中原，不使同驅馳。
過也久淪落，狂名諸公知。然亦壯心胆，志慕鞭四陲。
脫靴呼將軍，舉扇障元規。自惜世不賞，詩酒聊自嬉。
霜風忽無情，一夜徹吟肌。高卧百尺樓，閉門無晨炊。
起視匣中劍，依舊光陸離。有恩或可報，一死所不辭。

詩中除勾勒年輕時千金買馬、酒樓題詩，自許奇男子的豪氣，亦慨嘆天子不得臣，以致黑貂日敝、鬢染塵埃的無奈處境；而後轉而歌頌郭帥一門將種，方今敵運正衰，正為恢復中原之最佳時機。最後以李白自比，自言雖窮徹骨，仍心懷鞭陞壯志，如蒙重用，將一死不惜！此詩寫得不卑不亢，將一生心志全盤托出，句句言之由衷，尤以詩末「起視匣中劍，依舊光陸離。有恩或可報，一死所不辭。」情感最為激越，劉過此時已是年近五十的老翁，卻仍有此愛國豪情，實令人感佩萬分。他對郭杲破敵復國的期許，更見一片忠君愛國之意。

另因劉過詩詞中出現「郭殿帥」、「郭季端」、「郭馬帥」等不同名稱，許多學者不察，將郭杲與郭季端視為二人看待。但考之《龍洲集》卷二〈嘉泰開樂日，殿岩涇原郭季端邀遊鳳山。自來美堂，而上湖亭海觀梅坡石林，無不歷覽。最後登沖天樓，下介亭，觀騎射歌舞，賦

詩而歸。>一詩，提及郭季端為「結束戰袍騎戰馬，冠軍將軍宛如畫」，可知其身分為將軍。且題中有「殿岩」二字，據張世南《游宦紀聞》：「壽皇銳意親征，大閱禁旅，軍容肅甚，郭杲為殿岩，從駕還內，都人初見一時之盛，改之以詞與郭云：玉帶猩袍……」，文中亦載「郭杲為殿岩」，可見「殿帥」與「殿岩」為同一職稱，郭杲與郭季端實為同一人。

(二)、辛棄疾：「字幼安，號稼軒居士，歷城（今山東濟南）人。少與党懷英同學，號辛、党。耿京聚兵山東，棄疾為掌書記，勸京奉表歸宋。會張安國殺京降金，棄疾趨金營，縛之以歸，獻俘行在，受承務郎。孝宗以大理少卿出為湖南安撫，治軍有聲，仕至龍圖閣待制。開禧三年進樞密都承旨，未受命卒，年六十八。棄疾性豪爽，尚氣節，素與朱熹友善，熹沒，時黨禁方嚴，棄疾獨為文往哭之。德祐時追諡忠敏。雅善長短句，縱橫慷慨，與蘇軾並稱，世號蘇辛。有《稼軒詞》，《稼軒集》。」⁷⁰

辛棄疾長劉過十四歲，據考兩人相識於嘉泰三年（1203），當時劉過已五十歲。雖無顯赫的身分與功績，但相同的心志與理想，使兩人很快成為忘年之交。且因辛棄疾乃名滿天下的英雄，劉過對其更是敬佩有加，《龍洲集》中有〈沁園春·寄辛稼軒〉、〈沁園春·寄稼軒承旨〉、〈念奴嬌·留別辛稼軒〉三首，詩集中亦有數首呈辛棄疾之詩，如卷八中有〈呈辛稼軒〉七絕五首，其中第五首，最可看出他對辛棄疾的一片欽慕之情：

書生不願黃金印，十萬提兵去戰場。

⁷⁰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733。

只欲稼軒一題品，春風候骨死留香。

劉過與辛棄疾的友誼是南宋詞壇上的佳話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莫過於〈沁園春·寄稼軒承旨〉一詞的本事。當時辛稼軒因久聞其名，欲邀劉過前往會面，恰巧劉過有事在身，於是效辛棄疾〈沁園春·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〉一詞中的手法，假託被蘇軾、白居易、林逋所留，無法動身。詞意高妙，可謂「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」的妙作。辛棄疾得詞後，「大喜，致餽數百千，竟邀之去，館燕彌月，酬倡臺臺，皆似之，逾喜。垂別，賙之千緡」⁷¹，於文人間傳為美談。

不過劉過雖寫下不少贈辛棄疾之作，來紀念這段難得的友情，但《稼軒詞》中卻無任何酬贈劉過的作品，實屬惋惜，亦是兩人情誼的最大遺憾。

（三）、吳玠：字德夫，潭州醴陵（今湖南醴陵）人。登進士第。光宗時，昭試守正字。上疏請覲重華宮，以秘閣修撰知江陵府。金人犯境，分道夾攻，金人遁去，吳玠反於蜀，命玠充四川安撫制置使，召還。卒諡文定，有《畏齋文集》。⁷²

吳玠於南宋一朝聲望頗高。他不僅上疏請覲重華宮，直言懇切；並擢拔良將，親自運籌帷幄，解襄陽之圍；並從張拭，朱熹學，使「湖湘之學一出於正」，文才武略俱佳。且為官廉潔，頗見德政，「卒，家無餘資。蜀人思其政，畫像祠之。」⁷³ 劉過有〈八聲甘州·送湖北招撫吳玠〉詞一首，詞中表達對恢復故土的堅定信心，也將吳玠視為張浚之

⁷¹ 岳珂：〈劉改之詩詞〉，《程史》卷二，（北京：新華書局，1981年12月），頁15。

⁷² 臧勵蘇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6年10月），頁332。

⁷³ 脫脫：〈列傳第一二四·岳飛〉，《宋史》卷三六五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11375。

後，恢復宋室的最佳人選。

(四)、高夔：「字仲一，其先登州（今河南偃師縣東南）人，家於海州朐山（今江蘇連雲港市）。恥仕敵廷，紹興三十一（1161）年奉母航海來歸，特免文解。乾道五年賜將仕郎出身，調荆門軍長林尉。六年上封事陳方略，上大 喜，添差安豐軍簽判，累擢司農少卿，除直秘閣知江陵府，淳熙九年丁母憂去官。除服，改知揚州兼淮東安撫使，加秘閣修撰移帥襄陽。進右文殿修撰，改知廬州。紹熙五年（1194）以提舉宮觀致仕。慶元四年（1198）卒，年六十一。有集十卷，奏議三十卷。」⁷⁴

關於高夔，劉過有〈滿江紅·同襄陽帥泛湖〉、〈滿江紅·高帥席上〉兩首詞，詞中每以晉代名將羊祜相比，可窺見高夔形象。另因高夔當時鎮守襄陽，劉過以四海為家的過程中，最喜歡停留之地即是襄陽。《龍洲集》卷一，第一首歌行體即為〈襄陽歌〉，他認為襄陽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加上襄陽與中原相近的因素，使他對此地有著一份說不出的感情。兩首詞皆是劉過陪同高夔遊歷襄陽山水後所寫，詞中總蘊含對山河無限懷念之情。

(五)、陳孝慶：生平不詳。《宋史》中有「郭倪遣武義大夫充人畢再遇與鎮江督統陳孝慶取泗州，剋日進兵。」⁷⁵ 及「五月，辛巳朔，陳孝慶復虹縣。」⁷⁶ 的紀錄。

陳孝慶在宋史中無傳，考之相關傳記資料亦未見其名，事蹟見諸正史僅在開禧北伐中零星的紀錄，當時他任職鎮江督統，掌控重要軍事重

⁷⁴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1746。

⁷⁵ 脫脫：〈寧宗開禧二年（1206）〉，《宋史》卷一百五十七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9月），頁3636。

⁷⁶ 同上注，頁3636。

鎮，後有收復虹縣的光榮戰績，在開禧北伐中曾建立過汗馬功勞。劉過未曾在《龍洲集》中特別言及兩人交情的緣由，不過此時他已五十二歲，是一個白髮蒼蒼，力竭氣衰的老叟，當不是在陣前奮勇殺敵的先鋒，觀其在卷二中所寫的五首〈呈陳總領〉七言古詩，此次從軍，他應是扮演一個謀士的角色，分析敵情，適時提供主將正確的建議，甚至超越階級，將其引為知己，抒發心中的不平之意。

三、縣令

劉過行走江湖的過程中，很多的時間是依靠朋友的接濟維生，這些朋友中，有不少是進士及第，在州縣為官的縣令，如：薛季瑄、袁說友、程淮、程鵬飛、許從道……等，《龍洲集》中，有甚多他們之間彼此唱和之詩，今僅依交情之深厚，舉代表者論之。

（一）、孫應時：「字季和，號竹湖居士，餘姚（今浙江餘姚）人，介三子。八歲能文，師事陸九淵，淳熙二年登進士第，初為黃巖尉，有惠愛，常平使者朱熹重之，與定交。丘崇帥蜀，辟入制幕，策知吳曦之將叛，人服其先見。後知常熟縣，秩滿，郡守以私恨摭君之，謂其負倉粟三千斛，市民感德，爭擔負代償，守益惡之，竟坐貶秩。開禧二年，起判邵武軍，未上而卒，年五十三。有《竹湖集》。」⁷⁷

孫應時在寧宗一朝頗有聲名，除受朱熹賞識與之定交，更因為官清廉慈愛，頗得民心，雖因此招忌，但慈惠愛民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當時難得的賢士。孫應時在慶元二年到四年為常熟縣令⁷⁸，《龍洲集》卷二有〈寄竹隱先生孫應時，時為常熟宰〉七古一首，卷三中有〈寄竹隱孫

⁷⁷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1935。

⁷⁸ 鄧韞：〈官師表〉《康熙常熟縣志》卷十，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54年11月）

先生〉五古一首，詩中亦提及政績吏治，甚至到了兒童皆願以他爲父，自稱其爲孫應時之子的地步。

劉過於詞集中有〈沁園春·寄孫竹湖〉一首，除抒對孫竹湖久別的懷念，亦爲其於常熟縣令秩滿，被郡守私妒加害而致貶官的遭遇打抱不平。

(二)、盧祖皋：「字申之，又字次夔，號蒲江（一號菊鑑），永嘉（今浙江溫州）人。慶元五年（1199）進士，嘉定間以軍器少監直北門，號稱職。俄卒於官。祖皋兼工樂府，意度清遠，有蒲江集。⁷⁹ 據《溫州志》：「盧祖皋字申之，永嘉人，登慶元第，歷館閣，嘉定中以軍器少監與建人徐風並置北門。」

劉過與盧蒲江應相識於劉過暮年，《龍洲集》中有一首〈沁園春·盧蒲江席上，時有新第宗室〉，據《宋史》卷三十八〈寧宗紀二〉：「開禧元年（1205）五月己巳，賜禮部進士毛自知以下三十又三人及第、出身。」當年劉過已五十二歲。在盧祖皋宴請新及第皇室宗親的酒席上，對照其人的驕傲得意，自己卻是「四舉無成，十年不調」，心情悲憤不已。卷七中另有一首〈除夜寄盧菊鑑〉，詩中提醒盧夫子寒夜莫相忘，可見兩人交情。

(三)、許從道：「名復道，字從道，東陽（今山東費縣東南）人。沉潛六經，尤長於春秋，爲胡楚材師，登嘉定十年吳潛榜進士，任淮西總幹，以通直郎致仕。年八十一卒，贈中奉大夫。」⁸⁰

⁷⁹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4030。

⁸⁰ 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編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第三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7年12月），頁2180。

許從道可說是劉過一生中相知最深的知己，劉過與他交情最深厚，兩人定交於紹熙二年（1191），「定交於行都也，而盍簪於儀真，邂逅於金陵。」⁸¹《龍洲集》屢見兩人唱和的詩文，他們一起同遊山水，劉過在慶元己未（1199）夏，到東陽與許從道相聚月餘，此次聚會共得詩文五十餘篇，將刊行之，由許從道親自為序，惜今已不傳。〈東陽遊戲序〉中許從道對劉過的人品高度肯定，對其灑脫的生命情調稱讚不已。

劉過曾有〈與許從道書〉一書，信中吐露不第的不滿及立身的信念，詞意激憤；也曾寫下數首贈許從道子孫的詩作，可見兩人之間的交情，已超越了一般朋友之情，而以兄弟之誼相待。

（四）、潘友文：「字文叔。陸九淵稱其慈祥懇惻。一意師慕善人，服行善事，嘉定中官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。」⁸²

劉過晚年定居崑山，即是潘友文的相邀，在其相助之下，結婚成家，得以享受一段安定的生活。甚至在劉過去世之後，潘友文還出資為其購買墓地，使劉過入土為安。他可說是劉過生命中的貴人。劉過於北伐之後灰心喪志，失意之際，第一個想起的朋友即是潘友文，他寫了一首〈寄潘文叔〉的七律給他：

不隨千騎過維揚，夜渡關山却一航。
臭味偶同貧更好，功名有志老何傷。
自甘商皓求東閣，敢怨陳登卧上床。
欲擊單于知力倦，歸來且理舊詩囊。

詩中表露年老力衰，欲寄身江海的打算。劉過後來終老崑山，未遂航海之願，應是潘友文的殷勤照料，給予他安定的機會。所謂患難見真情，潘友文在劉過晚年最無助時，給他最大的幫助，可說是劉過生命中

⁸¹ 〈與許從道書〉，《龍洲集》卷十四雜文。

⁸² 臧勵蘇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，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6年10月），頁1514。

難得的良朋益友。

四、志士豪傑

南宋紛亂的政治局勢，促使當時只要有理想、有抱負的仁人志士，皆挺身而出，想要為國家盡一己之力，他們之間共通的理想即是：殺敵復國，恢復中原。劉過為人慷慨任俠，他喜交游，好友朋，和那些志趣相投、理想一致的抗戰愛國志士更是交誼彌篤，莫逆於心。

（一）、陳亮：「字同甫，永康（今浙江永康）人。自幼穎異，才氣超邁，喜談兵，志存經濟。隆興初上中興五論，不報。退益力學著書，其學自孟子後，惟推王通，淳熙中更名同，詣闕上書，極言時事，帝將官之，亮即渡江而歸。光宗策進士，問禮樂刑政之要，亮以君道師道對，光宗大悅，御筆擢為第一。授簽書建康府判官，未之官卒。端平初追諡文毅，有《三國紀年》，《歐陽文粹》，《龍川文集》，《龍川詞》。」⁸³

陳亮為人豪邁，自稱「人中之龍，文中之虎」⁸⁴，他的生平和劉過有很多的相似之處，同時也是改變劉過一生的關鍵人物，最重要的一點是：劉過結識了他之後，豪放詞風才確定成型。

兩人正式相識於紹熙三年（西元 1192 年），劉過三十九歲，陳亮五十歲。但早在淳熙十五年（西元 1188 年），陳亮上疏孝宗，論述恢復大業，名動京師。受到陳亮的感召，劉過也在這年上書〈陳恢復中原方略〉，兩人之間應已互聞其名。且陳亮「喜愛談兵，議論風生」⁸⁵，劉過

⁸³ 臧勵蘇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66 年 10 月），頁 1078。

⁸⁴ 陳亮：《陳亮集·自贊》（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1983 年 2 月），頁 111。

⁸⁵ 《宋史》卷四百三十六，〈列傳〉第一百九十五，頁 5300。

也是「讀書論兵，好言古今治亂之變」⁸⁶，兩人個性相似，志趣相同，再加上落魄不振的際遇，故兩人相見就十分投契，彼此相與唱和，很快成爲知己。

陳亮曾寫下一首七古贈劉過：

<贈劉改之>

劉郎飲酒如渴虹，一餘澗壑俱成空。
胸中磊塊澆不下，時吐勁氣噓青紅。
劉郎吟詩如飲酒，淋漓醉墨龍蛇走。
笑鞭列缺起豐隆，變化風雷一揮手。
吟詩飲酒總餘事，試問劉郎一何有？
劉郎才如萬乘器，落獲輪困難自致。
強親舉子作書生，卻笑書生敗人意！
合騎快馬健如龍，少年追逐曹景宗。
弓弦霹虜餓鵲叫，鼻尖出火耳生風。
安能規行復矩步，斂袂厭厭作新婦？
黃金揮盡惟空囊，男兒虎變那能量！
會須聽取契丹首，金印牙旗歸故鄉。⁸⁷

詩中誇讚他「才如萬乘器」，並稱許他具有「騎快馬，執弦弓，金印牙旗歸故鄉」的潛能，劉過於詩後亦親自題跋，皆見兩人之間深切的情誼。惜陳亮於二年後進士及第，未及到任即去世，劉過失去了陳亮在仕途上提拔的機會，也痛失了一位推心置腹，難得的人生摯友。

（二）、陸游：「字務觀，山陰人（今山西山陰）。早有文名，以蔭補登仕郎。舉試薦送屢前例，爲秦檜所嫉，檜死，始爲寧

⁸⁶ 《龍洲集》卷十五附錄，〈東陽遊戲序〉。

⁸⁷ 《龍洲集》卷十五附錄。

德主簿。孝宗稱其力學有聞，言論剴切。除樞密院編修。後知夔嚴二州，皆有建白。范成大嘗奏游爲參議官，以文字交。不拘禮法，人譏其頹放，因自號放翁。以寶章閣待制致仕。游才氣超逸，尤長於詩，卒年八十五。」⁸⁸

陳亮逝世後，劉過認識陸游。當時陸游已是年近七十歲的老人了，劉過正當四十一歲的壯年。雖然兩人之間差距近三十歲，但年齡並未在他們之間造成距離，從兩人彼此贈答的詩詞中，可見兩人同屬狂放習性，再加上意氣相投，雖然年紀相差三十歲，仍成爲忘年之交。陸游寫有〈贈劉改之秀才〉古詩一首，傳神地刻畫出劉過的豪俠形象：

君居古荊州，醉膽天宇小。
尚不拜龐公，況肯依劉表？
胸中九淵蛟龍蟠，筆底六月冰雹寒。
有時大叫脫烏幘，不怕酒杯如海寬。
放翁七十病欲死，相逢尚能刮眼看。
李廣不生楚漢間，封侯萬里宜其難。⁸⁹

在陸游的心中，劉過是一個意氣高昂，胸懷壯志的俊傑，不僅擁有妙筆生花的文才，更有不拘小節的瀟灑豪情，讓他「放翁七十病欲死，相逢尚能刮眼看。」可惜儘管英氣過人，卻無法一展長才，成就功名，可謂是劉過的知音。

《龍洲集》卷五有一首〈放翁坐上〉，描述兩人黃昏對坐共飲，借酒澆愁之狀。詩中寫出陸游「何人放浪形骸外，盡乞江湖作醉鄉。」⁹⁰

⁸⁸ 臧勵蘇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6年10月），頁1120。

⁸⁹ 見《陸放翁全集·三》，（台北：文友書局，民國48年7月），頁393。

⁹⁰ 《龍洲集》卷五，〈放翁坐上〉。

的無奈，陸游晚年隱居鏡湖，對時局雖然關心，卻無能為力，而劉過雖正當壯年，但功名無就，報國無門，對局勢雖心急如焚，卻也無法使力。兩人同屬愛國之士，卻都找不到發揮的舞台，內心苦悶可知。並且陸游詩詞作品內容每多充滿對世局的關懷，洋溢對國家民族熱愛，對懷抱相同志願的劉過，影響更是不言可喻。可以說劉過結識陳亮、陸游後，豪放詞風的寫作方向儼然確定。

（三）、姜夔：「字堯章，鄱陽人（今江西鄱陽）。寓居武康，與白石洞天為鄰，因號白石道人，又號石帚。工詩詞，其詩風格高秀，詞尤精深華妙，音節文采，冠絕一時。有白石詩集、詞集等。」⁹¹

紹熙四年（西元1193年），劉過四十歲，初春來到紹興，在鏡湖結識姜夔，此見〈雨寒寄姜堯章〉詩：

一冬無此寒，十日不得出。閉門作如鉤，老去萬感入。
冶遊亦餘事，況乃燈火畢。獨憐鏡湖春，一一各秀發。
板條掇芳蕤，慘悴變倉卒。凡草何卒云，誰吊梅柳屈。
東城有佳士，詞筆最華逸。持此往問知，雨濺袍褲濕。
蠻箋定宋似，來時詩意澀。醉裏作蛇鴉，行草欠蘄十。⁹²

而此次相遇的機緣，也使劉過與江西詩派有了更深的關聯，劉過本身即是江西人，他亦曾以江西詩派自許，使他終於成為了江西詩派的代表。當時的詩人徐竹隱即曾言：

江西詩社淪落久，晚得一人劉改之。
不向岑頭拈取去，此衣此鉢付他誰。⁹³

⁹¹ 臧勵蘇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6年10月），頁647。

⁹² 《龍洲集》卷三。

⁹³ 《龍洲集》卷十五附錄，〈竹隱先生徐侍郎詩〉，見《四庫全書》。

對劉過爲江西詩派的貢獻，給予高度肯定。

(四)、岳珂：「字肅之，號倦翁。岳霖子，居彰德（今河南安陽）。寧宗朝權發遣嘉興軍府，兼管內勸農事，有惠政。嘗居郡治西北金陀坊。痛其祖飛爲秦檜所害，作《金陀粹編》。嘉定間又爲《籲天辯誣集》五卷，《天定錄》二卷上之，又著《程史》等書。」⁹⁴

劉過因爲《宋史》無傳，一生作品殘逸脫落，並因穿鑿附會，軼事傳聞頗多。因此，在研究上頗見辛苦。但眾多史料中，岳珂所寫的《程史》，被視爲是研究劉過很重要且正確的資料，原因即在岳珂曾與劉過交遊，所言必然不虛。岳珂是民族英雄岳飛之孫，他曾於寧宗一朝爲官，頗有政績，亦爲祖父的平反付出過很多的努力。劉過與他相識，兩人之間未留下酬贈的詩詞，《龍洲集》中亦未提及岳珂，但《程史》中則有關於劉過的三則紀錄：

- 1、卷二：〈劉改之詩詞〉，關於〈沁園春·寄稼軒承旨〉一詞的本事。
- 2、卷二：〈劉改之詩詞〉，載其結婚、去世之事。
- 3、卷六：〈快目樓題詩〉，劉過與江西詩派之事。

這三則內容，記錄了劉過生命中的大事，是研究劉過生平的重要參考。岳珂與劉過的交情深厚如何，現已無從印證，但卷二載：「廬陵劉改之（過）以詩鳴江西，厄於書布，放浪荆楚，客食諸侯間，開禧乙丑過京口，余爲餉幕吏，因識焉。……既而別去，如崑山，大姓董氏者愛之，女焉。余未及瓜而聞其訃。」⁹⁵ 岳珂對得知劉過的婚訊，還來不

⁹⁴ 臧勵蘇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6年10月），頁564。

⁹⁵ 岳珂：〈劉改之詩詞〉，《程史》卷二，（北京：新華書局，1981年

及祝賀，而竟旋聞其訃，感到惆悵不已，亦見其對劉過之重視。而當他們於西園共飲，劉過因〈沁園春·寄稼軒承旨〉一詞獲辛棄疾賞識，欣喜自得，「掀髯有得色」的神情，如今讀來，仍見其人。

五、詩人文友

《龍洲集》八十六首詞作中，有幾首是寫給朋友的壽詞及送別之作，劉過在寫詞時特別將其名姓標出，但考之宋史或宋人傳記，皆無法尋獲其相關紀錄，推測應是當時平凡的文友。雖然劉過干謁公卿，交往對象不乏位高權重之人，但幾首與這些無名友朋酬贈之作卻是真情流露，展露出最誠摯的情誼。

張彥功：生平不詳。《龍洲詞》中有〈賀新郎·贈張彥功〉一首。

王禹錫：生平不詳。《龍洲詞》中有〈沁園春·贈豐城王禹錫〉一首。

王玉良：生平不詳。《龍洲詞》中有〈沁園春·送王玉良〉一首。

王汝良：生平不詳。《龍洲詞》中有〈沁園春·王汝良自長沙歸〉、〈水調歌頭·壽王汝良〉二首。

盧梅坡：生平不詳。⁹⁶ 《龍洲詞》中有〈柳梢青·送盧梅坡〉一首。

茲舉〈賀新郎·贈張彥功〉一詞為例：

曉印霜花步。夢半醒、扶上雕鞍，馬嘶人去。崗濕青絲雙善冷，
緩控野梅江路。聽畫角、吹殘更鼓。悲壯寒聲撩客恨，甚貉裘重
擁愁無數。霜月白，照離緒。青樓回首家何處。早山遙、水闊

12月)，頁15。

⁹⁶ 《千家詩》錄有其〈雪梅〉二詩，〈其一〉：「梅雪爭春未肯降，騷人攔筆費思量。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卻輸梅一段香。」〈其二〉：「有梅無雪不精神，有雪無詩俗了人。日暮詩成天又雪，與梅並作十分春。」以上資料見黃文吉：《千家詩詳析》，（台北：頂淵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74年8月），頁316－318。

天低，斷腸煙樹。誰念天涯牢落況，輕負暖煙濃雨。記酒醒香銷時語。客裡歸躑須早發，怕天寒風急相思苦。應為我，翠眉聚。

詞中呈現一片蒼茫景象，寒夜中傳來畫角悲涼之聲，鼓殘霜冷，天寒風急，此時卻需重上雕鞍，踏上旅程，冷寂的景象完全烘托出他心中的悽愴。半生浪跡天涯，歸程何處？「誰念天涯牢落況」，詞中充溢的苦澀，傳神的點出他落拓無成的苦悶，而這番年華老大卻一事無成的悲哀，在此毫無保留的對朋友全盤托出，足見兩人之情誼。

劉過死後，眾人對其傳奇的一生，皆給予高度的評價。如宋子虛說他是：「天下奇男子，平生以義氣撼當世」⁹⁷，王安撫也推崇他是「人間烈丈夫」⁹⁸。綜觀劉過一生，雖貧窮徹骨，但仍橫用黃金、雄吞酒海；雖身為布衣，卻名動公卿；雖終身不第，但報國之心不曾稍減；不僅是當時江西詩派的中興詩人，更是與辛棄疾同時代的豪放詞人代表。他不平凡的際遇，使他的生平增添了不少謎樣色彩，也因他有如此複雜的經歷，方有不少關於他的奇聞軼事，在宋代文人間流傳，這也是他在以詩詞震撼人心外，值得注意的現象。

⁹⁷ 毛晉：〈龍洲詞跋〉引宋子虛語，《六十名家詞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45年4月），頁11。

⁹⁸ 〈殿撰侍郎王安撫詩〉，《龍洲詞》卷十五附錄。